

陈平/著

以历史为参照，
以文化做标本，
读《论语》中的故事，
体味“富贵”之理念。

悦读论语

第五卷 我与谁同群


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B222.2/1184-E

B222.2
1184-E1



NUAA2013042270

悦读论语

5

——我与谁同群

陈平 著


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·北京·

201304227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悦读论语. 5. 我与谁同群 / 陈平著. — 北京: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, 2013.2
ISBN 978-7-304-06031-2

I. ①悦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儒家②《论语》—注释
IV. ①B222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37216号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。

悦读论语5——我与谁同群
陈平著

出版·发行: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电话: 营销中心 010-58840200
网址: <http://www.crtvup.com.cn>
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45号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总编室 010-68182524

邮编: 100039

策划编辑: 贾君叶
责任编辑: 刘媛媛

版式设计: 徐小如
责任印制: 林鸿雁

印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版本: 2013年2月第1版
开本: 787×1092 1/32
字数: 211千字

印数: 1-5000册
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印张: 11

书号: ISBN 978-7-304-06031-2
定价: 35.0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本社负责退换)

目 录

第十四章 宪问篇	征伐出诸侯	1
第十五章 卫灵公篇	谁知易之义	87
第十六章 季氏篇	千古均贫富	157
第十七章 阳货篇	吾岂匏瓜哉	197
第十八章 微子篇	何德之衰也	251
第十九章 子张篇	夫子身后事	277
第二十章 尧曰篇	统一度量衡	327

第十四章

宪问篇

征伐出诸侯

14.1 宪问耻。子曰：“邦有道，谷；邦无道，谷，耻也。”“克、伐、怨、欲不行焉，可以为仁矣？”子曰：“可以为难矣，仁则吾不知也。”

原宪是孔子的得意弟子，曾经给孔子做过家臣。孔子死后，原宪隐居了起来，住在一个破旧的巷子里。

子贡去看他，只见原宪的帽子破得毛缨都快断了，衣服破得都不敢抬手，一动就露胳膊，也许是营养不良的原因，人看上去也比较憔悴。子贡看了非常心酸，问：“你病了吗（“夫子岂病乎”）？”

原宪说：“我听说没有钱财的人是贫（“无财谓之贫”），学习了做人的道理而不能践行才是病（“学道不能行谓之病”）。像我这样，是贫，不属于病。”

什么是道？像孔子在本章说的“邦有道，谷；邦无道，谷，耻也”就属于原宪说的道。他认为孔子死后的那个时代属于无道的世道，所以拒绝出仕，因此而贫。

原宪和子贡都受业于孔子，都懂得这个道理。原宪持之不渝，而子贡却忘到了脑后，所以听了原宪的回答，他感到惭愧，觉得自己的话说得太过了。

原宪问耻，孔子告诉他，如果一个国家政治清明，就要有能力出来做官。但国家无道的时候，也出来谋求官职，这就是耻了。

“邦有道”“邦无道”的标志不是经济发达不发达，而是执政者想不想好好干，遵不遵从礼乐制度。用今天的

话讲，这个国家是不是一个法治国家，如果不是，那么就是无道。上层的统治者无道，有一个人却能不断地升迁，说明这个人与无道的人同流合污，一起成为了社会的祸害，在礼乐文化看来，这样的人是可耻的。

原宪又问了另外一个问题：“如果一个人做到了不克、不伐、不怨、不欲，是不是就做到了仁？”

“克”是好胜，好胜之心谁都有，但不要过分。

“伐”是夸耀，街边的老大爷赢了对方的棋嘲笑对方，对方也有恼了的时候。一般老百姓吹吹牛没什么，最多大家以后见面不说话了，作为执政者可不成。晋国的郤至非常有能力，先后带兵攻打过齐国和楚国，都立了大功，带人撵得齐孝公围着济南的华不注山跑了三圈。郤家在晋国的势力也非常了得，一门三卿五大夫，势力盘踞了半个朝廷。虽然拥有这样的势力，但因郤至喜欢吹牛，他的兄弟们也都争强好胜，不知道收敛，结果落得个被灭族的下场，早早地从晋国的舞台退了出去，这就是伐的恶果。

“怨”是怨恨，人都有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，要正确对待，寻求恰当的处理方式，不要把怨恨憋在心里，做些过激的事情。中庸之道讲的就是这种事情的处理法则。

“欲”，指贪心。在古代贪心会被瞧不起。古人尚贤、尚让、尚直，所以看春秋时期的故事，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：国君要任命某个人，这个人不干，说：“有人比我更合适。”能做到这点就算是不欲了。

孔子说：“能做到这样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，但是至

于能不能算是仁，我就知道了。”

孔子这话说得比较委婉，真正的意思是，这些仅仅属于个人修养，是通向仁的一些必要条件。如果想达到仁，还需要一些别的条件，只是做到这样还不够。

子夏问：“如果一个人能‘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’，这三条做到了，是不是就可以算是仁了？”孔子说：“这只是具备了仁的某些条件，但还不能算是仁。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‘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’，这三条做到了，那这个人就可以算是仁了。”

子夏问：“如果一个人能‘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’，这三条做到了，是不是就可以算是仁了？”孔子说：“这只是具备了仁的某些条件，但还不能算是仁。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‘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’，这三条做到了，那这个人就可以算是仁了。”

子夏问：“如果一个人能‘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’，这三条做到了，是不是就可以算是仁了？”孔子说：“这只是具备了仁的某些条件，但还不能算是仁。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‘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’，这三条做到了，那这个人就可以算是仁了。”

子夏问：“如果一个人能‘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’，这三条做到了，是不是就可以算是仁了？”孔子说：“这只是具备了仁的某些条件，但还不能算是仁。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‘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’，这三条做到了，那这个人就可以算是仁了。”

子夏问：“如果一个人能‘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’，这三条做到了，是不是就可以算是仁了？”孔子说：“这只是具备了仁的某些条件，但还不能算是仁。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‘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’，这三条做到了，那这个人就可以算是仁了。”

14.2 子曰：“士而怀居，不足以为士矣。”

杨伯峻先生喜欢把“士”解释成读书人，其实士变成读书人是很久以后的事情。

在古代，士是富贵的起点，一个普通人要想成为士，需要经过严格的学习与训练。最初的士以武为主，是拿着干戈捍卫家邦的人，所以他们偏重武功方面的练习。那时候弓箭射得好是了不起的本事，上战场可以杀人，下战场可以打猎，给老婆孩子改善生活。

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，士不仅要习武，还要协助大夫国君管理国家。于是，士开始向文的方面转化，士的修养中，也加了文的要求。

春秋时期是文武兼重的一个时期。春秋之后，士人开始分化，有的人着重于文，有的人着重于武，这是社会分工逐渐变得精细的结果。

这样，社会上就有了以武为主的武士和以文为主的文士。汉朝初期的许多读书人都喜欢腰里别着把佩剑，表明那个时候的文人还有向武之心，不肯示弱，想告诉人们自己其实也是有两下子的人。当然，可能他们真有两下子也说不定，毕竟其时武道未衰。

后来，由于读书人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，士这个名词就被读书人霸占了。人们开始以武夫代替武士，文武走向了对立，文士看不起武夫，嫌他们粗鲁。武夫没法看不起文人，因为他们认字少，没有话语权，所以他们只好看

起自己，动不动以大老粗自居。

“士而怀居”，指做士的人如果贪图安逸的生活。

这个观点孔子用不同的语言，给不同的人讲过了很多次，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：你要努力！贪图安逸的生活，害怕吃苦，凭什么能够成为一个士呢？

14.3 子曰：“邦有道，危言危行；邦无道，危行言孙。”

杨伯峻先生这样翻译孔子这几句话：

政治清明，言语正直，行为正直；政治黑暗，行为正直，言语谦顺。（《论语译注》）

“危”，一般都认为这个字的含义应该理解为直，这句话的意思是国家有道，一个人应该直言直行；国家无道，一个人应该直言逊言。

这样一来，有一点不好理解的地方：孔子一直强调要慎言慎行，在这里忽然说“直言直行”，与他一贯的主张相抵触。

也许会有人认为，这不是说的“邦有道”嘛，所以要求“直言直行”。但即便这样也有问题，因为孔子是主张“邦有道则仕，邦无道则隐”的，如果是隐，就无所谓直言直行了。所以，我认为这儿讲话的语境，应该是讲在邦无道而又没法隐的一种情形下，一个人该如何做才好。

据此，我认为“危”解读成“直”是不恰当的。

为此，我查了一下字典：危，在高而惧也（《说文》）。危的甲骨文是一个倒三角，上面一根类似人形的曲线，线的上端做人向下探头探脑状。这个形象颇似惧高的人在高山断崖处，向下探望的姿态。危的小篆字形是一

个人爬在山崖上，向下探望。人在高处会害怕，战战兢兢，不敢乱动，所以由“在高而惧”引申出慎重的意思。

这样，孔子的第一句话就好理解了，而且与他的一贯主张完全吻合：邦有道，要慎言慎行。

“孙”同“逊”，逊的本义是逃遁，由此而引申出退让、恭顺一类的意思；“逊言”的意思就是在一个无道的社会里，讲话要注意，不要讲能伤害到自己的实话，本来进谏是为了对方好，结果把脑袋掉了，多不好。

所以“邦无道，危行言孙”的意思应该是，在国家无道的时候，你要注意，原来该做的事情，现在可能没法做了，原来该说的话，现在也许就不能说了，出头的椽子先烂。

这样讲，肯定有些人会不舒服。

其实理解这一思想，我们必须留意两点：（1）慎跟直并不冲突，古人尚直，也尚慎，但直并不是莽撞，乱来；（2）孔子讲这番话，是对那些想进取的人们说的，告诉大家，在有道的环境下该怎么做，在无道的环境下该如何处理。有道无道主要指当权者上道不上道，它讲的是士人们的从仕环境。

孔子主张，邦有道，人们要危行，邦无道也要危行。同样都是“危行”，性质却不一样。

一个是出来做事时的危行，也就是说，要好好做官，要对老百姓负责，对自己的上司负责，对自己的职责负责。这个危言危行不是让大家做缩头乌龟，不能将它与积极进取对立起来，不是指能做的事情也不做、该说的话也

不说。而是应该像以前他所主张的那样去对待，是对通常做事讲话的一种要求，做事不谨慎容易出乱子，讲话不慎重容易失信。危言危行是为了守信，为了把事情做得更好，这是一种积极的姿态。

第二个则是不得已的危行，用一句时髦一点的现代语言来描述，就是“如果你无法行善，也不要作恶”，指一个人在恶劣的形势下，纵使无法积极进取，也不要跟坏人混在一起。这个危行多了很多戒惧的成分，指要小心翼翼地处理事务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

前面的危言危行主要是对事，为的是把事情处理好；后面的危行言孙主要是对人，指要小心与无道的当权者相处，不要受到他们的荼毒。

这是这一章与宪问一章的一点区别。

14.4 子曰：“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。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。”

这几句话挺绕人。

“有德者必有言”，“有言”是指有益于别人的话语。有道德的人必定会以善言教人，所以说有德者必有言。这句话最适合孔子，简直就是对他自己的写照。

“有言者不必有德”，能把道理说得天花乱坠的人，未必有什么道德。这样的例子不用从古代找了，看看今天的社会就够了，今天还在台上作报告，告诉人们要勤政爱民，要廉洁奉公，明天就可能被双规了。这就是有言者不必有德的意思，如果将“不必”换成“未必”，更符合现代的语言习惯。

“仁者必有勇”，仁者是有原则敢于承担的人，如果属于自己的职责，该自己做的，一定会担当起来，有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气概。

“勇者不必有仁”，这个容易理解，街头上的混混儿们，片儿刀、板儿砖什么都能挨，无论多么勇敢，也不过是一群地痞，无论如何跟古人眼里的仁挂不上钩。

14.5 南宫适问于孔子，曰：“羿善射，奡荡舟，俱不得其死然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。”夫子不答。南宫适出，子曰：“君子哉若人！尚德哉若人！”

南宫适向孔子请教，请教的不是疑难问题，而是让孔子评价一下自己的观点，他说：“羿是天下驰名的神箭手，奡力能覆舟，有这样的本领，结果俩人都不得好死。禹和稷倾心耕作，结果都成了天下之王。”

孔子听了没有讲话。所谓不答，并不是不理，而是没有出声讲话，用神情向南宫适示意，表示了肯定。南宫适出去之后，孔子感叹说：“这人真是个君子啊，一个真正懂得道德的人啊。”

羿就是民间传说的后羿，由于中国早期历史多以口头相传的形式向后传承，结果经过了许多代之后，都变成了神话故事。所以，我们现在听到的许多神话故事多是从古代历史演义出来的。真实的历史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面目，我们只能从先人们零星的记载里找到几丝痕迹。在民间故事里，后羿是尧的臣子，一位了不起的英雄。相传天上有十个太阳一起来观光，这下子可不得了。尧一看要坏事，让后羿射下来九个太阳。剩下一个害怕了，只好老老实实干活，该出来的时候出来，不该出来的时候就回去歇着，再也不敢乱来了。

民间传说中，后羿是英雄，他的老婆也很了不起，叫嫦娥，吃了仙药，飞到月亮上，下不来了。从历史记载中来看，后羿远没有传说中那么美好，他是有穷部落的首

领，趁夏王太康耽于享乐的机会，将他流放到偏远的地区，自己做了夏王。成了夏王的后羿喜欢四处打猎，不理睬国家政事，胡作非为，结果被自己的手下寒浞（即豷）给害死了。

后人总结了后羿留下的教训，做成箴言，以警示后人的后人，箴言为：“芒芒禹迹，画为九州，经启九道。民有寝庙，兽有茂草，各有攸处，德用不扰。在帝夷羿，冒于原兽，忘其国恤，而思其麇牡。武不可重，用不恢于夏家。兽臣司原，敢告仆夫。”

这段箴言被称为《虞人之箴》，简称《虞箴》，是古代虞人为戒田猎而作的箴谏之辞，不知道为多少人所传诵，也不知道曾经教育过多少人。

寒浞害死后羿之后，自己做了夏王。寒浞做了夏王之后，也开始胡来，不得人心，被太康的后人杀了，转了一圈，王位又回到大禹后人的手中。稷是后稷，周的先祖，擅长农作技术，他的后人在夏末的时候迁徙到中国西部，最后代商而有天下。农业在古代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，都是中国的支柱产业，是人们生存下去的保障，所谓足食首先就是要先做好农业。

看来南宫适正在研究这四个人的历史，所以把自己的研究心得拿来特地向孔子请教：羿、豷因为恃技而骄，丢了性命，而禹、稷务本，所以最终拥有了天下，并问孔子是不是这样。南宫适用羿豷和禹稷对比，实际上是说放纵的害处和守礼的好处，所以孔子夸他说“君子哉若人，尚德哉若人”。